

清词中的千古愁思

谁将冰心盛玉壶

流珠 著

2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清词中的千古愁思

谁将冰心盛玉壶

流珠 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将冰心盛玉壶:清词中的千古愁思/流珠著. —西安:西安
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3
ISBN 978-7-5605-3380-3

I. ①谁… II. ①流… III. ①词(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5224 号

书 名 谁将冰心盛玉壶——清词中的千古愁思
著 者 流 珠
责任编辑 段宏亮 何 园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82668357 82667874(发行中心)
(029)82668315 82669096(总编办)
传 真 (029)82668280
印 刷 蓝田立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3.75 字数 201 千字
版次印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3380-3/I·18
定 价 29.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订购热线:(029)82665248 (029)82665249

投稿热线:(029)82668526 (029)82668522

读者信箱:cf_hotreading@126.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光华清词

“诗必盛唐，词必两宋。”此论可谓千载流响、百代逸芳。验之，信然否？宋词与唐诗果为双峰并峙，莫逾其高？踌躇一番后，我在电脑屏幕上敲出了七个字“绝代词人绝代词”，为我所写的这部书稿鼓劲打气。既言“绝代词人绝代词”，唐诗自不在妄议的范围了。那么只能是词。何所谓绝代词人绝代词？北宋词乎？南宋词乎？都不是。在笔者心目中，“美人遗世应如此，明月前身未可知。”气韵高华、风标独举的清代词方当得此誉。何以会得出如此结论呢？故作离经叛道？欲以哗众取宠？都不是。情贵乎深，言贵乎真，酷好清词的朋友当知笔者此言不虚，且书浅见如下：

词源于唐，兴于宋，此后的元、明两代一蹶不振，至清代乘风破浪卷土重来，飞扬荡逸蔚为壮观。而清词的异军突起，入手处便是从“尊词体”做起。

说来话长。几乎从词的诞生之日起，她与诗便处于一个不平等的地位。词最初称为曲子词，顾名思义，这是一种用以配乐的文体，偏宜檀板红牙，浅斟低唱。而诗呢？诗的“资历”远深于词。早在西周时期，随着《关雎》一篇展开美丽画卷，我们已有幸窥见吉光片羽。其后经先秦，历两汉，过魏晋，诗至唐朝而盛极一时，甚至成为了科举考试的重头戏。与年轻软性的词相比，诗的历史感使它显得深沉、壮阔、奢豪、大气。当诗词并提，聚光灯自然不会打在词的身上。传统的说法是“诗庄词媚”、“诗馥小道”，犹言“诗妻词妾”、“诗尊词卑”，无不将词置于一个次要的、附属的地



位。然而，词甘心处于这样一个尴尬地位吗？即使在被公认为佳词如云的两宋，词的这种地位也从未得到改变。宋人醉词爱词，却不肯给词以优遇善待。他们多是在酒筵歌席上才想到词，在寻欢行乐中才想到词，在惜春怨别时才想到词，在颓唐失意下才想到词。汲汲于个人感受，词便局限为批风抹露、剪金刻翠的艳科，即使美不胜收地映照出一个时代精致的侧面，却也由此丧失了身下广袤厚实的土壤。故虽有重光天籁，东坡旷逸，稼轩雄放，放翁豪丽，词家千数而风情万种，总体上却始终给人一种水月镜花之感，缺乏苍劲的诉说，深刻的清醒，博大的关怀。

但清词就不是这样，从明末清初的遗民词发端，清词中兴一开始便呈现出悲慨淋漓的现实色彩，泪海血浪驭电排空而来。与遗民同声一哭，一些出仕新朝而心怀隐痛者也留下了撼魂警魄之作。李雯、吴伟业、金堡、王夫之等人虽境遇有别心志各异，却以同样真挚沉重的嗓音唱出了山河破碎的哀歌。他们或低徊，或悲凉，或激切，或孤愤，亡国之恨自古有之，但真能铭骨入髓、气势磅礴地描绘此复杂心绪者，则非清代词人莫属。

有了这样一种长歌当哭的严肃态度为底色，推尊词体便如箭离弦势在必行了。“填词之富，古今无两”的清词巨擘陈维崧在《今词选序》中登高一呼“天之生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对世人薄词不为的态度予以强有力的驳斥。“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夫。”这是将词放到与经史并肩的崇高地位了。“词非小道，遂撮名章于一卷，用存雅调于千年”，词之清华尊贵益发呼之欲出。

到了清朝中叶，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也在他的《词选序》中为词大造声势。张氏是怎样看词的呢？“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在张氏眼中，词与《诗经》可比邻而居。他进一步为词摇旗呐喊：“导其渊源，无使风雅之士怨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也。”词，应当理直气壮地承担起与诗赋争锋的使命。

至清末，况周颐所著《蕙风词话》又将词的地位推上了一个新的制高点。“夫词者，君子为己之学也。”“词之为道，智者之事。”聪明独到一至于此。词是君子道德情操培养的必修课，为词犹如智者行事，可见词之美妙，词之明慧，词之颖异。

以上谈了那么多,说的都是清代的词论。清代词论之盛是有目共睹的,论质论量,都可谓首屈一指。然而是否跑题了?词与词论究竟有多大关系?若将清词之理论运用到具体创作上,又能否得心应手呢?通常意义上,评论家与作者往往分任二角,这便容易造成理论与实际脱节。清词则不然,清代众多别具慧眼的词论家同时又是才富思深的词作者,词论与词因情理兼长而相映成趣。

清人是词真正的知音。词与现实从未像清代那样水乳交融,结合紧密。“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王国维先生在其《人间词话》中曾心有戚戚焉地转述尼采的名言。清词的开端便是一个大写血书的时代,轻歌收,艳舞歇,一切靡靡之乐至此已无立锥之地。

继清初的遗民词后,几大门派次第登上清词舞台,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羨派,以朱彝尊、厉鹗为核心的浙西派,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派,以朱祖谋为旗帜的疆村派,他们的词学主张与创作风格虽各有侧重,却无不纯其心,正其声,雅其品,扬其气,使词不再成为风花雪月之作,词的抒写范畴与境界得以大获拓展。当然不是所有的好词都出于名门。相当一部分清词作者自成一体,纳兰性德、蒋春霖、文廷式,这都是君子如响的嘉名,而徐灿、吴藻、顾春、吕碧城则当仁不让地续写了扫眉才子的传奇。清末民初,内忧外患引风雨欲来,江山如画而百废待兴,梁启超、秋瑾、李息等仁人志士以重彩浓墨写出爱国之心,他们的词作虽不是很多,然其骨也傲,其香也烈,其情也切,其意也决。玉壶冰心,将一代清词推向风流蕴藉、光照天地的至境。

解词之不易正如解人之不易,能将这个清词品读系列写成什么样子,以菲薄之才,心里还真是没有一点底。“夜深案牍明灯火,搁笔凄然我。”心灵的寂寞更胜于写作的寂寞。诸君肯赐万几之暇,且与我秉烛西窗,共醉清词,遥思当年,仰看天河。

流珠

2009.12.10

目 录

自序：光华清词

李雯词：暗处销魂罗袖薄/1

词人小传/1

浪淘沙·杨花/1

风流子·送春/6

吴伟业词：人世事，几完缺/10

词人小传/10

满江红·蒜山怀古/10

贺新郎·病中有感/14

临江仙·逢旧/20

曹溶词：英雄未死报仇心/26

词人小传/26

满江红·钱塘观潮/26

金堡词：铁衣著尽著僧衣/30

词人小传/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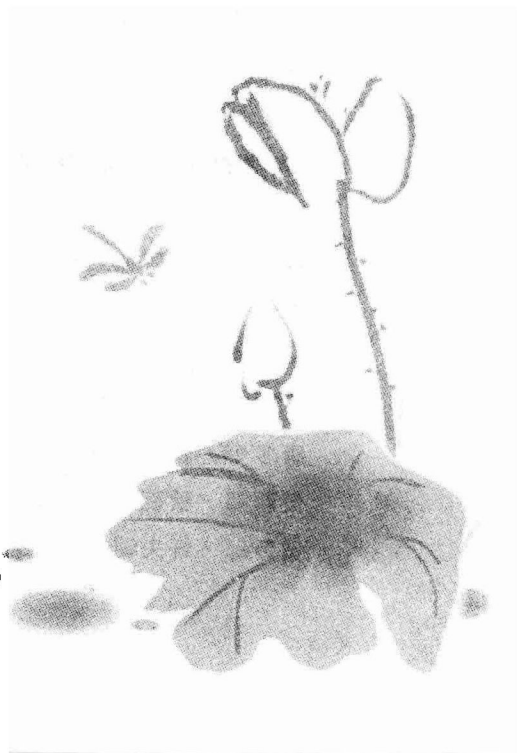
满江红·大风泊黄巢矶下/30

风流子·上元风雨/35

龚鼎孳词：斜日外，一回首/40

词人小传/40

贺新凉·和曹实庵舍人赠柳叟敬亭/40





余怀词：酒狂诗瘦/47

词人小传/47

桂枝香·和王介甫/47

念奴娇·和苏子瞻/50

摸鱼儿·和辛幼安/55

徐灿词：悔煞双飞新翼，误到瀛洲/59

词人小传/59

踏莎行·初春/59

永遇乐·舟中感旧/64

风流子·同素庵感旧/70

唐多令·感怀/73

王夫之词：唱彻瀟陵回首句/79

词人小传/79

更漏子·本意/79

蝶恋花·衰柳/82

蝶恋花·岳峰远碧/85

青玉案·忆旧/87

陈维崧词：掷帽悲歌发/92

词人小传/92

点绛唇·夜宿临洛驿/92

南乡子·邢州道上作/96

醉落魄·咏鹰/101

夜游宫·秋怀(四首)/104

唐多令·春暮半塘小泊/115

贺新郎·秋夜呈芝麓先生/121

贺新郎·纤夫词/125

贺新郎·五人之墓,再用前韵/129

朱彝尊词:小簾轻袞各自寒/134

词人小传/134

清平乐/134

四和香/140

桂殿秋/143

两同心/149

风入松/157

高阳台/163

消息·度雁门关/167

解佩令·自题词集/172

屈大均词:雁飞不到白蘋汀/178

词人小传/178

紫萸香慢·送雁/178

高阳台/184

吴兆骞词:琼枝海上随穷戍/191

词人小传/191

念奴娇·家信至有感/191

曹贞吉词:渔阳鼙鼓吊潼关/198

词人小传/198

满庭芳·和人潼关/198

顾贞观词:季子平安否/203

词人小传/203

金缕曲(二首)/203



李雯词：暗处销魂罗袖薄

词人小传：李雯(1608~1647)，字舒章，江南华亭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与陈子龙、宋征舆共创云间词派，合称云间三子，词宗南唐、北宋，倡导雅正流丽。顺治初，因廷臣荐，授弘文院撰文、中书舍人，充顺天乡试同考官。有《蓼斋集》，附词一卷。入清后，其词由早岁之俊妍秀艳转为凄愁悲凉。

浪淘沙·杨花

金缕晓风残，素雪晴翻，为谁飞上玉雕栏？可惜章台新雨后，踏入沙间！

沾惹忒无端，青鸟空衔，一春幽梦绿萍间。暗处销魂罗袖薄，与泪偷弹。

潺潺夜雨，渐低渐远。北京，一座有着“春明”佳号的都城，春天的步履犹如蜻蜓点水，幽浮飘忽，徘徊不定。一声穿透灵魂的叹息从深深庭院中溢出，循其声源，那是一个宿醉才醒的中年男子，书斋枯坐，举笔维艰。

“有劳先生了……”

“这……臣下近来头痛如割，心神错乱。如此急务，恐怕一时不能完成，误了王爷的大事，臣下罪莫大焉……”

“果然如此，真不巧之至了。本王军中的紧要书檄，一向都由先生操觚。尺度分寸，深惬我心。正欲对先生有所大用，不意竟以病辞，急切间如之奈何？”

“王爷何不另请高明……”

“还望先生举荐。”

“王爷麾下贤达如云，岂容老朽置喙？”

“有一个人，是先生的故交。文韬武略，超然不群。不知先生肯为我



尽力否？”

“请王爷明示。”

“鲁王朱以海的兵部尚书陈子龙，君能说其弃暗投明否？”

“这……请恕在下无能……”

“先生何客气之甚？我知道，你一直都在等他，本王也在等他。”

一纸诗笺飘然坠地，惊惶之中，涔涔冷汗居然浸湿了层层衣衫。

“《菩萨蛮·忆未来人》，这是先生的近作吧？‘斜阳芳草隔，满目伤心碧。不语问青山，青山响杜鹃。’这想来就是先生心神错乱的病因了？”

“臣下死罪……”

“言重了。些微小事，先生好自为之。本王不过提醒你一句，世有毋望之福，更有毋望之祸。脚踩两只船，实为不智之举。有些人，有些事，你可以等待，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些事，那是永远都等不来的。就拿那陈子龙来说吧，他跟你可不是一路人。‘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词如其人，想来他是决意与他的鲁王主子玉石同焚了。先生还不至于这么傻吧？朱明气数已尽，死灰难燃。有道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为我大清效力的汉人，你不是最早的一个，也不是最后的一个。对于‘云间三子’，本王在盛京即已久慕盛名。当日亦曾祈愿，若得云间三子凤凰来仪，真我朝之幸也。可惜陈子龙太不开化，不似先生聪明剔透。倒是那位名气稍逊的小宋也还有些意思。试想有那么一天，云间三子改称云间二子，先生会觉得意外吗？”

艰难的沉默，几令呼吸停止。

散去了，那思想的烟雾；散去了，那宿醉的昏暝。庭院与天色一样变得晴朗分明。一片，一片，又是一片……如蝶翼般的轻花拂过脸颊。那是什么花呢？那是怎样一种感觉呢？抬眼痴望多时，那个枯坐书斋的中年男子，没能完成他耻于落笔的案牍，却写下了一阕小词。

先来做个人物介绍吧。他姓李，名雯，字舒章。在钱仲联先生所编选的《清词三百首》中，他的这阕《浪淘沙·杨花》占了开篇之席。普遍认为，活跃于明末清初的云间词派是清词中兴的先声。按说，陈子龙作为这个词派的轴心人物，以他的词作为清词“挂帅”，当有极大的号召力。然而陈子龙入清后兴兵抵抗并以死殉明，清朝的纪元从不在其眼界胸次，他的遗稿，又岂能以“清词”名之？无怪乎编选者将目光投放在了“云间三子”中

的二号人物李雯身上。曾为明代举人的李雯虽非降清的第一人，然而以他的文名、经历、影响乃至此词的咏题，将其列为清词的开山之作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在我国古典诗文中，含烟惹雾、阅尽荣枯的柳树往往成为时代兴亡的见证。公元1644年3月，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缢死紫禁城景山，几个月后八旗铁蹄踏入山海关，旧的王朝垂垂欲死，新的王朝帷幕初张。这是一个血雨腥风的时代，这是一个惊心惨目的时代。可是对于被迫降清的李雯，他一定不愿碰触，也不敢碰触那些血腥惨烈的社会现实。他只能怅然若失地喟息低吟。唱不了时代的最强音，却以微弱颤栗的歌喉唱出了这曲《浪淘沙·杨花》。

“金缕晓风残”，首先扑入眼帘的五字已定下了全词低迷苦涩的基调。金缕为初春鹅黄的柳枝，南唐冯延巳的《蝶恋花》有云“杨柳风轻，展尽黄金缕”。就字面上讲，“金”与“缕”的配搭已尽显美丽脆弱，这般美丽脆弱的柳枝偏又在寒凉袭人的晓风中自伤憔悴。看来这是一株落落寡合的柳树，柳树不与晓风同梦有若词人不与新朝同心。

“素雪晴翻”则写的是杨花（一名柳絮）在艳阳下翻飞飘舞之态。“白雪纷纷何所似，未若柳絮因风起。”自从东晋才女谢道韞以白雪比喻柳絮，雪与絮便结下了不解之缘。看呀，看这洁白如雪的杨花，看这翩翩弄晴的杨花，为什么，为什么她要飞上玉砌雕栏？这问题貌似突兀而又奇怪，“玉雕栏”是何样尊贵堂皇、无限风光，飞上玉雕栏的杨花岂不等于飞上枝头作凤凰吗？何以此话吞吐闪烁，了无喜意？

“可惜章台新雨后，踏入沙间！”接踵而来的是痛彻骨髓的感叹。汉时长安有街名章台，为歌妓聚居之所，章台柳通常是用来借指如柳枝一样迎新送旧的歌妓，这里还有个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大唐天宝末年，美丽善歌的柳氏原为李生（其名不详）的姬妾，李生家累千金，却交了一个穷得响丁当的秀才朋友。这人姓韩名翊。柳氏见而慕悦，一意怜才，李生成人之美，乃将柳氏嫁归韩翊。第二年，韩翊高中进士还乡省亲，柳氏暂留长安。不料安史之乱发生，小别遂成银河。柳氏剪发毁形避居法灵寺，生死不闻音讯。韩翊遣人多方打探她的下落，密使不辱使命，为柳氏带去一囊金及韩翊的亲笔题诗《章台柳》，其诗云：“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





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痛哭，以《杨柳枝》为复，词云：“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其后柳氏为番将沙吒利所得，宠擅专房，苦不得脱。“自是寻芳去较晚”，直到安史之乱后，韩翃方与柳氏道路相逢。柳氏发出“终身永诀”的幽叹，韩翃亦不禁泪倾如雨。缘未断，情难绝，最终在唐朝皇帝的出手相助下，柳氏与韩翃破镜重圆。

从这个故事我们不难看出，身逢天崩地坼的乱世，普通人是怎样的命运坎坷不由自主。欲洁何曾洁，这不但是柳氏的遭际，也是李雯的遭际，虽然相似，但比之柳氏，李雯却又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一个弱女子的失身尚且情有可原，士人的失节则难容于世。柳氏可以重拾旧欢，李雯却回头无路。昨为明朝士，今着清廷装。这中间该有多少无奈多少恨，多少哀怨多少愁！

据《南汇县志》记载，明崇祯十六年，李雯因其父李逢申“遭诬谪戍”，“匍匐走京师讼其冤。甲申父殉难，雯募棺殓之，饘粥不进者累日。本朝定鼎，内院诸大臣怜其孝，且知其才，荐授弘文院中书”。这也就是说，李雯是为了替父讼冤而来到京城。不早一步，不晚一步，他碰上了改朝换代的甲申之变，父亲殉明死节，他则羁留京城不得归家。清军入关后，一些清朝大臣被他的孝心（在父亲的棺木前累日不进饮食）所感动，并且知道他才华卓异，就将他推荐给了本朝。

看来是孝心与才华为他闯了大祸。那么，孝心与才华哪个又是决定性的因素呢？毫无疑问是后者。对于急于夺取大明江山的清朝统治者，才具乃是重中之重。倘使李雯仅为心地纯孝的泛泛之辈，退求自保应当不是什么大难事。“羡你风流雅望，东洛才名，西汉文章”，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朝宗就是因为才名极盛从而成为了奸人阮大铖拉拢结交的对象，身负“国士无双、名满江左”之誉的李雯在此非常之时受到新朝青眼有加，也就不足为怪了。当权柄遮天、战功彪赫的摄政王多尔袞对其饗以高级秘书的待遇，他有推拒的勇气与资格吗？

那篇劝降明朝军民的《清摄政王致史可法书》便是出自这位前明举人的手笔。凌云之章沦为鹰犬之用，这对一个曾以忠君爱国为己任的文士是多大的讽刺啊！曾经与他亲如手足的云间挚友陈子龙明亡后坚持抗清，李雯感慨寄诗，中有“闻君誓天，余愧无颜”之语。又在诗后附信：“三

年契阔，千秋变常失身以来，不敢复通故人书札者，知大义已绝于君子也。然而侧身思念，心绪百端，语及良朋，泪如波涌。”这些都很能说明他羞惭悔罪的心情。

大浪淘沙方显英雄本色，他将陈子龙看成孤忠报国之士，别人又是怎样看他的呢？“竞传河朔陈琳檄，谁念江南庾信哀。”清初诗人宋琬曾以惺惺相惜之笔勾画出李雯的苦衷与窘境。

“陈琳檄”与“庾信哀”是两个流传已久的典故。三国时的陈琳因善作檄文而获“陈琳檄”的美称。李雯代多尔袞捉笔的《致史可法书》作为一篇战时檄文，其游刃有余的文字功力自不待言，其巧舌如簧亦足以震慑那些摇摆不定的弱者懦夫，但当此文传遍大江南北时，众多故国情深的明代遗民肯定会怒目如炬地将李雯视为卖身求荣、奴颜事敌之人了。

事实果是如此吗？“谁念江南庾信哀”！南朝梁的庾信出使西魏后即逢亡国之祸，西魏慕其文采，强留仕魏且委以重任。然而庾信始终郁郁寡欢，作《哀江南赋》以挽伤故国兼以自悲身世。李雯毕竟不是庾信。庾信虽仕于魏，到底没有受到拟书招降国人的考验。若庾信重生，他会何以处之呢？历史不作这样的假设。因此李雯的负罪感要深于庾信。“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只为一念偷生，他便如同雨后委于沙土的杨花，名节尽丧，任人践踏了。

“沾惹忒无端，青鸟空衔”二句可谓如泣如诉幽怨动人。“青鸟”隐有清廷之喻，“空衔”为徒劳之举，暗示自己身败名裂，纵有青鸟衔起，也洗不尽此生的耻辱了。寂寞的杨花叹今抚昔，只落得“一春幽梦绿萍间”。古人富于想象，以为浮萍为杨花入水所化，二者皆为飘泊无根之物，给人以无尽的惆怅。即使受到新朝重用又能怎样？华丽的玉雕栏终不是灵魂的归宿。故土故园才是根之所在，而根之所在早已面目全非、不堪回首。

试问这般伤心谁人能懂？如此恨事谁人能同？“暗处销魂罗袖薄，与泪偷弹。”词的最后出现了一位罗袖单薄、茕茕孑立的女子。她在暗处销魂，悄自弹泪。“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女子迷离的泪眼与铺天盖地的杨花融为一体。这是怎样一种无告无助的悲哀，又是怎样一种难遣难忘的痛楚啊？这亡国破家之泪，这自悔失节之泪，这藏于强笑装欢之后的泪，一时间朱颜惨淡血泪交迸，荡荡无止浩如烟海。



风流子·送春

谁教春去也？人间恨、何处问斜阳？见花褪残红，莺捎浓绿，思量往事，尘海茫茫。芳心谢，锦梭停旧织，麝月懒新妆。杜宇数声，觉余惊梦；碧栏三尺，空倚愁肠。

东君抛人易，回头处、犹是昔日池塘。留下长杨紫陌，付与谁行？想折柳声中，吹来不尽；落花影里，舞去还香。难把一樽轻送，多少暄凉。

上海松江古称华亭，别号云间。许久许久以前，这里曾有过三位诗人，亲如手足、情似荷莲，赢得“云间三子”的美誉在红尘流传。

已不能记起具体的时日了。但记得、画船载酒，春水如天。三个白衣如鹤的青年男子，临风歌吟，气质美如兰，才华阜比仙。

船首的男子，吟的是一首《诉衷情·春游》：“小桃枝下试罗裳，蝶粉斗遗香。玉轮碾平芳草，半面恼红妆。风乍暖，日初长，袅垂杨。一双舞燕，万点飞花，满地斜阳。”

船中的男子吹笙相和，船尾的男子则倏然停下了双桨：“‘半面恼红妆’，这恼得无理，更恼得新奇。”

“献丑了，二弟必有佳章示我。”船首的男子向船尾的男子微微一笑。

船尾的男子亦不推辞，扬声诵曰：“新丝轻染石榴红，虹挂小窗东。淡烟深柳晚来风，结伴采芙蓉。艖纹细浪牵花桨，双鹭下、绿水摇空。藕花裙湿鬓云松，人在落霞中。”

“这是二哥的新作《月中行·采莲》，小弟前日曾经见过。”船中的男子颌首说，“春天很快又将过去了。轻染石榴红，结伴采芙蓉。二哥即将赴京，也不知到了夏季，我们三人还能一聚否？今日相乐，皆当喜欢；来日大难，何以承担？我有预感，时局将有大变。”

“休说这些扫兴的话。三弟的新作却在哪儿？云间乎，水中乎？”船首的男子又是一笑，可惜未能尽掩眼中的忧郁。

“两位兄长写得珠玉好词，愚弟莫若守愚藏拙了。我吹一曲南宋高宗

皇帝的《渔父词》吧，大哥、二哥可清唱佐兴。”

“远水无涯山有邻，相看岁晚更情亲。笛里月，酒中身，举头无我一般人。”一时间笙歌齐发，《渔父词》响彻云天。

“我们三个人，如果永远这样在一起该有多好。”船中的男子轻叹道，“但愿岁晏平、绿醕满、春不老。”

意浓兴酣，天边没来由飘过一片乌云。定睛再看，浓黑的云层竟已不可化开。风雨兜头打来，一霎时白衣萧瑟，红愁绿惨；一霎时闲情全抛，莺悲蝶怨。

多年后，感怀万端的李雯写下了这首《风流子·送春》，藉此送别梦想，送别故人，送别家国，送别一代江山。

“谁教春去也？人间恨、何处问斜阳？”劈头便是无理之问。问得无理，却问得心魂俱裂，问得如此冲动又如此悲怆。是谁夺走了如锦似绣、灼灼其华的春光？人间还有比这更为可恨可恶之事吗？我向斜阳追问春的踪迹，颓唐老迈的斜阳甚至懒得回答。

惘然游目处，但见“花褪残红，莺捎浓绿”，郁郁葱葱、蓬蓬勃勃的已是一幅初夏景象。“花褪残红”与“莺捎浓绿”含有极其丰富的寓意。若以“花褪残红”暗喻明朝凋亡，则“莺捎浓绿”当指清朝方兴；若以“花褪残红”比拟旧交零落，则“莺捎浓绿”当指新朋围绕。猝不及防的时空换位，想象中风雷会为之动荡，天地会为之垂泪。谁知竟不是这样。春夏交接悄无声息，一切都安排得妥当周详。这个世界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人世间繁华依旧，岁月静好。

真是如此，果是如此吗？只是少了一点，便有无限的不同。只是多了一些，便有几许的怔忡。那么少的是什么，多的又是什么？少的是红，多的是绿！绿暗红稀，绿肥红瘦，这般意象似在提醒人什么，又在告诉人什么？知否，知否，往事如烟春已逝？记否，记否，尘海茫茫魂已空。

英国诗人雪莱曾为他的朋友华兹华斯写过一首诗，开头几句是：

讴歌自然的诗人，你曾经挥着泪，
看到事物过去了，就永不复返。
童年、青春、友情和初恋的光辉，
都像美梦般消逝，使你怆然。





这几句用来移赠李雯也颇为合适。萍寄京华回忆起优游云间的年月,李雯能无恍若隔世之感?陈子龙、宋征舆,与之诗词酬唱,不负风华正茂;幽兰草,结同心,绮罗芳泽何减感时忧国之襟?那灵秀的江南,那优雅的时光,那浪漫的疏狂。真个是青春如虹,友情似酿。

到如今还剩下些什么?“芳心谢,锦梭停旧织,麝月懒新妆。”心灰意冷一至于此,灵与肉俱已极度枯槁。“锦梭”让人想起宋代无名氏的《九张机》,词中美丽灵巧的织锦少女,将炽热的心愿织成曼妙的锦缎,织入烂漫的春光:

“一张机,采桑陌上试春衣。风晴日暖慵无力,桃花枝上,啼莺言语,不肯放人归。

两张机,行人立马意迟迟。深心未忍轻分付,回头一笑,花间归去,只恐被花知……”

另外“织锦”还藏有一个动人情思的典故,东晋才女苏蕙曾将一段入骨的相思织成《回文璇玑图》,寄赠千里之外获罪流徙的丈夫。回文织锦因此被认为是夫妻爱情的信物。可对于李雯,织锦已经毫无意义了。“山盟虽在,锦书难托。”如果将君臣关系比喻为恩爱夫妻,自己已是失节再嫁之人,岂能君子坦荡荡地报先帝于九泉?又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

生活还得继续,哪怕是强颜欢笑。为了防避新朝的猜疑,少不得要像一个恭顺的臣妾一样巧为梳妆。就以麝香在额上画出一个吉祥如意的月牙儿吧,可莫要忘了这新妆是在“芳心谢”的情形下完成的,是那样勉强又那样凄凉。唐代的王维写有这么一首诗:“莫以今日宠,能忘旧时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想来会引动李雯的强烈共鸣。诗中所咏叹的息夫人原为春秋时息国国君的王后,姿容绝世,有“桃花夫人”的美称。息国为楚国灭亡后,息夫人被楚王霸占。她为楚王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子便是后来的楚成王。虽入楚宫,息夫人却始终沉默不言,成了自我封闭的哑妻。有一次楚王问其原因,息夫人破天荒地开了口,黯然答道:“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对于眷眷恋旧而又苟活于世的亡国遗族,饮恨吞声真是有胜于死啊。

回不去了,回不去了。“杜宇数声,觉馀惊梦,碧栏三尺,空倚愁肠。”泣血悲啼的杜鹃鸟让作者再清醒不过地意识到昨日的大门已永远关闭,所有温柔的美梦不过是一晌贪欢的泡影。他神情落寞地凭高望远,回环的碧栏恰如愁肠万转,不知起于何地,止于何方。